

## 诗词底色自成高格

曾素琴

许冬林的散文,常被称为美文,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学特征。其情感之纯美,意境之唯美,文辞之精美,都值得细细地品味与鉴赏。

许冬林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日暮苍山远》,里面有一组由古典诗词生发出来的散文。例如《日暮苍山远》,作者从“日暮”二字中,咀嚼出时光飞逝的无奈,低回着生命短暂的清哀。又从“得遇归人”中,汲取灵魂相拥的温暖与慰藉。《或恐是同乡》是对知音的寻寻觅觅,对志同道合者的深情呼唤。而《天地一沙鸥》简直就是一篇孤独者的高亢宣言。《舍南舍北皆春水》,那一汪春水是作者家乡的许家塘、长宁河。那一汪春水,滋养着家乡风物,滋养着七彩童年,滋养着乡下人间的烟火日常。许冬林将唐诗宋词的触须延伸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人成长中,扎下根来,蔓延成一片绿意葱茏的生命底色。她把自己的悠然岁月、喜怒哀乐,修剪成平平仄仄的诗行。她把生活诗意化,又把古典诗词现代化、通俗化。她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与古典浪漫的诗词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将二者进行联通、融合,意趣映照,精神相挽。这便形成了她散文的第一个审美特征:营造了一种轻盈空灵、含蓄温婉、风神摇曳的审美意境。许冬林被诗词供养出了一颗玲珑心,笔墨所到之处皆是诗情,皆是画意,皆是浪漫的古典情怀。如“江北的雪,在一朵朵腊梅花的玉盏里浅斟低唱,便越发秀气了。”(《我这江北的雪》)仅此一句,便诗意盎然,境界全出:温柔的江北雪轻舞飞扬,俏丽的雪中梅清逸飘香。《黄昏像个博物馆》中,作者将记忆中的人事物景,借着黄昏夕照的晕染、涂抹,绘制成光影斑斓的印象派绘画。再看《月明之夜》,作者月下游湖、赏雪,情思绵邈。把青春的美好和惆怅,弥散到朦胧的月色中,把成长的疼痛与蜕变,凝结成湖中的蚌珠。月光如水,青春如诗,岁月如歌。作者的意趣与情怀,如月光般皎洁灵动。月夜之景如此美妙,而望月怀远的意境也着实迷人。许冬林大大丰富了古代文人赋予月亮的美好意象。

一直流连于古典诗词的许冬林,在她的散文中释放出了文字的灵幻和魔力。其文辞之美,令人炫目,令人叹服。如《人在黄梅天》中的“蝉声歇,蛙声起。总耐是凉了,好入眠的。”如《三更听雨梦不成》中的“一窗风雨,一枕残梦!”文字精简浓缩到单词成句、一句成段的地步。言简而意丰,文省而深刻。短促有力,干净利落。再如《墙外的春天》:“我感觉我的耳朵像一只无限伸长的手,伸到窗外,这里抓一把,那里抓一把,唯恐自己在疾驰的春天里摇摇欲坠一般脱落,就像努力爬到岩石上的一粒螺蛳,却在一个凶狠浪头的摇撼下又坠入淤泥。”这样的长句子,错落有致,风姿摇



曳,仿佛曲曲折折的小径,带我们通往风景幽深处。再看《少年读》中:“大悲大恸大欢喜,小忧小愁小甜蜜。”“看到一处深谷碧潭,看到一丛篱下白菊,看到春水涣涣处云生,看到青草离离处鸟飞。”这些音韵铿锵的联句,则呈现出一种整饬之美。而《月明之夜》中:“脚踩踏划水,湖就碎了。像古玉出土咔嚓碎了。像白莲花开到老碎了。像梦碎了。像等人的心碎了。”一连串的比喻,如烟花般绚丽,让人目不暇接。《老墨》中这样写到:“流连画前,看墨在奔涌,在延伸,在呼应,在禅坐……是墨在一一还魂。”这珠串式的语言,是不是给你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听觉和视觉。许冬林遣词造句,如同玩魔术,变幻无穷。如同布兵摆阵,密不透风处,让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疏可跑马处,则留下大片的空白,任你的想象自由驰骋。许冬林散文的语言之美,在当下的诸多散文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认为也



是无人能及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我认为许冬林的散文是有境界的,是自成高格的。她的散文,写景状物,形神毕肖;表情达意,真挚深沉。如《相遇少年时》中,把初恋少女的纯情与羞涩,收在花苞里,锁进盘扣中,让人仿佛看到了美丽娇羞的初恋模样,尝到了青梅般酸酸甜甜的初恋滋味。许冬林的散文,不仅描摹了女儿家曲曲折折的心思与复杂细腻的情感体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沉思,对生命的提炼和锻造,对人生至高境界的不断攀升。如《霜气》:“霜降之后,物质退场,精神世界开始向着另一种纬度,拔节攀登。”如《永远的寂寞》中:“更多的人生,底色是万木萧瑟,各自为阵……就这么对抗下去,风雪在肩,永恒的寂寞在肩。”这真是字中有风雷,笔下有豪气,尽显散文内核的力度、深度和厚度,使得许冬林的散文,于秀隽之中,渐渐显示出清奇峭拔、冷峻幽深的艺术风格。

读许冬林的散文,就仿佛遇见了一位温婉雅致的女子,从山川草木间娉婷走来,从唐诗宋词中翩然而至。她一路采撷,采集春光,采集意象,再和着满怀深情、憧憬,慢慢调和、研磨、沉淀,最后,从一砚水墨里,流淌出一篇篇美文。不论哪一篇,细细欣赏,都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

## 与一本书邂逅

祖儿

书有很多种,有第一眼美人,一打开就惊艳,譬如张爱玲的小说,大俗大雅、表达新奇,让人见之难忘;譬如钱钟书的《围城》,比喻奇妙、言辞智慧,让人一眼上头;譬如毕飞宇的《青衣》,跌宕起伏、直击人心,让人不忍释卷……但刘瑜的《观念的水位》显然都不是,它素面朝天地散发着淡然的气质,很难第一眼吸引你。它的封面是朴素的,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和虚张声势的推介;它的内容是艰涩的,话题多半和高深的政治有关。

第一次读刘瑜的书,是源于省国资委举办的一次读书征文活动,我在众多枯燥的指定书目里选中了貌似不那么乏味的刘瑜的《观念的水位》。真正读起来才发现,这种政治色彩浓郁的书具有极好的催眠作用,序还没有看完,居然已经眼皮下沉、昏昏欲睡。民主、法治、变革、制度之类的话题太严肃、太沉重,远不及美食、美景、美衣、美文来得轻松愉快。但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我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庆幸的是,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我喜欢的,轻松活泼、深入浅出、比喻精当,读着读着就沉进去了,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就像古时未过门的媳妇,只知道样貌寻常,婚后才发现蕙质兰心,日子里过着过着就爱上了,过着过着就满满地装在心里了。

毫无疑问,《观念的水位》属于第二眼美人,外貌或许不够明艳,但有思想、有深度、有情趣,以气质取胜,经得起细细品味,耐得住近近端详。

看《观念的水位》,我总是忍不住要拿起笔来写写画画。我一贯没有看书作记号的习惯,我以为,好的文字就像绝色美人,自然会绕心萦怀、过目难忘。但看这本书不同,我情不自禁地想把部分记忆加深再加深,唯恐忘却。文中有很多巧妙的比喻,譬如她强调国家或企业转型过程中时间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譬如她解释“威权式弹性”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一个人不可能

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譬如她针砭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都是好的!’……这些语言把晦涩深奥的政治变得浅显家常,它们就像夜空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星星,我试图用记号将它们一一锁定,就像夜空试图留住绽放的烟花一样,虽然我知道,那终将是一场徒劳。”

当然,刘瑜也不是一味地板着脸政治的面孔,间或也会说说快乐与幸福,说说优雅与时尚。她说法国是浪漫之城,“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你,不配去巴黎。”她形容英国是琥珀之城,“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炖出来的气息。”她还谈爱情,谈诗歌,谈2012年那个并未到来的世界末日……这偶尔流露的小温暖与小清新,不经意让读者感觉到,脱下政治厚重的外衣,这样的安稳清平,其实正是政治的终极追求。

一次深入而又痛苦阅读,让我终于找到这本书与国人体制改革的契合点,《风劲潮涌好扬帆》的文章在我的心中呼之欲出。后来,这篇文章不仅斩获全省国资系统征文三等奖,还得以在一份国家级行业杂志刊登。这既是意外之喜,也在预料之中。

从此喜欢上刘瑜,一次非主动的阅读,并非一见钟情式的喜欢,却是深入接触后的深爱。后来在当当淘来她的《送你一颗子弹》《民主的细节》。喜欢一个作者,就要将她的作品悉数收入囊中,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刘瑜的作品不多,经不住我疯狂的血拼,于是我又买来她激赏的刀尔登的书,我相当不严密地推理:我喜欢她,她又喜欢他,那么我必定会喜欢他。喜欢一个人总是这样爱屋及乌,不留余地,就像恋爱中的人智商总是低下一样。

总在读到一篇好文或一本好书时,心中满是庆幸与满足。因为对于读书人来说,在茫茫书海中,能够邂逅自己喜欢的那一本,是一种缘分;于万千作者中,能够遇见喜爱的那一位,更是一种幸福!